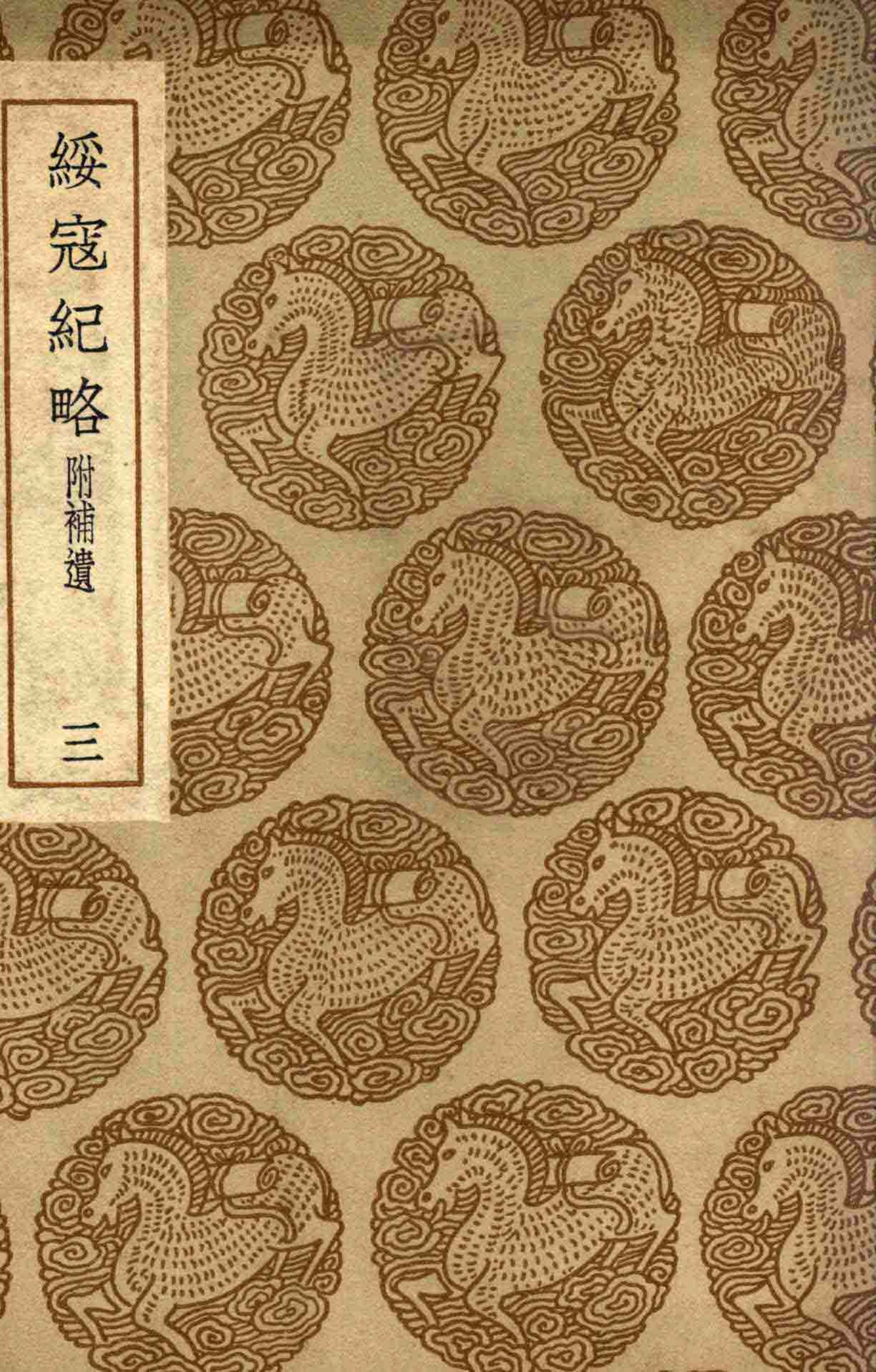


綏寇紀略

附補遺

三



綏寇紀略

附補遺

(三)

吳偉業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壽

綏

輯者

吳偉

業

寇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雲五

五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紀

補附三
遺冊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略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綏寇紀略補遺上

虞淵沈中

上爲光宗皇帝第五子。以神祖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乙未卯刻。生於東宮。母貞靖劉賢妃也。郭皇后及賢妃先後同厭代。光廟兩選侍皆李氏。宮中稱東西以相別。神祖初以上失母。命西李母之。旣而西李有公主。改命東李。李於母道甚備。上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所以成就聖德。調習之功居多。光廟登格。熹宗因移宮事。詔諭羣臣有曰。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保護皇五弟。卽上也。生十一年矣。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封爲信王。進李氏爲莊妃。時魏忠賢客氏用事。莊妃持正齟齬。宮中禮數。多爲兩人所裁損。憤懣薨。與賢妃同園葬。上以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居信邸。十二月初十日。行冠禮。七年二月初三日。冊封元妃周氏。后辛亥三月二十上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異之。又勗勤宮後園有二井。相去遠。上戲汲於井。有金魚隨綆缶而上。再汲一井。得魚亦如之。金色照耀。鱗鬣躍動。左右知其祥。祕弗言。

是年八月丙辰。熹宗崩。頒大行遺詔。文武百僚英國公張惟賢等。上箋勸進。翼日丁巳。上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上聖母劉賢妃爲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冊封元妃周氏爲皇后。議遷祔聖母於慶陵。上大行尊諡爲熹宗哲皇帝。奉張皇后尊號曰懿安。復熹宗原封成妃位。號熹廟六妃。自東西兩宮

王良妃段妃外，尚有張裕妃、李成妃、范慧妃、任容妃、裕妃幽死，而成妃廢退。慧妃生懷沖太子，容妃生獻懷太子。成妃則懷寧公主母也。裕妃爲魏客絕食而薨，慧妃進封皇貴妃而失寵，獨成妃專。加贈光廟李莊妃封號，予其弟李國棟以官，給田千頃。上念鞠育勞，且因聖母遷祔，感愴舊恩，故有是命。召還戚臣張國紀於河北，論劉志選、梁夢環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封孝純皇后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爲新樂伯。劉繼祖授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劉文炳、劉文燿授錦衣衛指揮同知，以周后父南城兵馬副指揮周全爲都督同知。

元年三月初四日，熹宗哲皇帝發引，葬於德陵。光宗皇帝實錄成，六月十一日，上追封皇三兄由楫爲懷王，冊皇八妹爲樂安公主。於十三日出降駙馬都尉鞏永固。七月十九日，奉安孝純皇后神主於奉先殿。選淑女田氏爲禮妃，袁氏爲淑妃，封后父都督同知奎爲嘉定伯。授禮妃父遊擊將軍田宏遇爲錦衣衛指揮，淑妃父袁祐爲錦衣衛正千戶。上以樂安公主奏切責駙馬鞏永固，送太學教誡之。二年二月初四日，上第一子生，周后出。

三年，上立第一子慈照爲皇太子。七月，神廟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薨。八月初五日，穆廟容妃韓氏薨。十月二十九日巳刻，皇長女生。十一月十一日，神宗皇帝實錄成。二十三日，葬皇貴妃鄭氏於銀泉山。同時命內官監同所司相視穆廟昭順英妃墳園，葬容妃也。

六年上第三子生周后出。

上第四子生田貴妃出。

八年上迎孝純皇后御容入於宮中。

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上第五子生。田貴妃出。

十年正月初七日。皇五子百日命名。

四月。熹廟李成妃薨。

十月。皇太子行冠禮。出閣講學。以姜逢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充侍班官。方逢年、項煜、劉理順、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充講官。胡守恆、楊士聰、充較書官。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第六子生。庚寅日。

十二年三月。上以羣臣請。尊孝純皇后爲皇太后。奉安大香寶冊於慶陵。凡過所。命所司除治道路。加贈太后父新樂侯劉應元爲瀛國公。母徐氏封瀛國夫人。

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冊封皇三子爲定王。

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冊封皇四子爲永王。

七月十六日辰時。田貴妃薨。

是年也。神廟宣懿康昭劉妃薨於慈寧宮。

十六年正月十八日。神廟和嬪薨。

三月初九日。樂安長公主薨。

初十日。定王行冠禮。出閣講學。

八月十六日。永王行冠禮。出閣講學。

上重周后賢。伉儷恩甚備。先是熹廟大漸。魏忠賢自知罪過大。左右皆其黨。有它謀。懿安戒上以勿食宮中食。后從戚畹家取所作乾糲進之。周氏先世吳人。父奎以繼室。丁夫人生后。家貧。躬自操作。然不苟言笑。嘗歲時出拜親戚。當之者瞑眩不自持。貴後始知其異。早歲從上更艱難。既定。首減椒房用度。修內治。裁抑外家恩澤。宮中禮數嚴十年矣。賜黃迺敢服。丁夫人入拜畢。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爲己屈也。而泣欲太子報之。左右諍曰。此天下主不可。遂止。后性慎。嘗以京師急徵言曰。吾在南尚有一家居。上問從何知。因不語。它政事弗參預也。田貴妃秦產也。有姑爲要人小妻。父因以佚遊爲輕俠。妃生而纖妍。母繼母也多藝。長教道之。既入宮。大幸。性寡言。能候伺。上指而後發。知書善畫。蘭鼓琴。所居常若蘅蕪。香襲而不散。雖盛暑。御禮服無汗。上令啜熱羹以試之。卒如常。宮中有夾道。駕行幸。御蓋行日中。妃命作籬籬覆其上。從行者皆得休。又易小黃門之舁己輿者爲宮婢。上聞之以爲知體。於宮西建一臺。累石爲洞。蒔花藥。

張幄坐其旁。邀上奏酒曰：臣妾自發家府錢爲上築翫月臺也。好變易宮中儀法。燕見首服不副次。綃衣五采備。日數更爲華寵。母家本揚州。上入夕。其設多江南器玩。心獨喜諸甘果。亦以非時進。上冠舊綴鴉青石閒以珠。妃易異珠爲珮。而後尙之以石。望之則有光矣。宮中燈縷金匝匝。妃三分其圍。去一爲方空。而用輕綃以幕之。欲其明也。其巧思得上意。皆此類。上一日聞撫琴。心疑問在家何師。妃對以母授。因請召其母。旣入。與妃一再彈。上悅。賜而遣之。自此注宮門籍。不敢誰何之矣。后大度。然以妃寵。故欲裁之以禮。歲節朝天寒。翟車止廡下。良久方進。御正座受其拜見已。遽下。矜重無它言罷去。而袁妃之朝也。預傳免握手於便坐。甚歡。妃聞而大恨。向上泣。其父教之上書陽引愆。用微詞爲挑搆。上嘗在交泰殿語不合。手推后仆於地。后憤懣不食。欲自戕。上尋悔。中使持貂茵以賜。且問起居。后勉爲一餐。久之。上重大體。傳旨妃修省。退居啓祥宮。三月不召。后於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後五皇子於啓祥宮薨。貴妃還至承乾宮亦病。旣篤。上數自臨視。妃屬託外家兩弟而沒。上深思之。心知其女弟殊美豔。然竟不求也。宮中嘗幸從者八人。名曰新女子。乾清宮後廡有青霞居。上所宴息處。上不欲多子。御幸有身。輒服藥去之。故後宮無以位號進者。先朝妃嬪之存者。神廟宣懿、康昭、劉妃居慈寧宮。掌太后印。年八十有六。迺終。萬歷六年立中宮。隨冊劉妃爲昭妃。光廟有傅懿妃、李康妃。傅李皆以天啟四年封。熹宗有李成妃。又有定嬪、襄嬪、恪嬪者。皆光廟姬嬙。上優加封冊。宮中供養如法。初孝純因失光廟意被譴薨。光廟中悔。恐神祖知。

其以暴怒倉卒者。戒掖庭弗復言。上立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傅懿妃自稱與孝純習。詒言宮人中有眉目輔頰一二頗相類。誠得善畫工參而定之。可以意圖也。從之。圖成懸諸宮中。呼示老宮婢。或曰不也。或曰是矣。上爲之諦視而泣。六宮皆泣。以助皇帝悲哀。傅以此加封號。兄弟各受賞賜。上憂勞天下。自傷薄祐。無以訴其所不樂。嘗仰天而呼聖母。上尊號之日。羣臣奉進冊寶。用手拭淚。唏噓承睫不自勝。十四年六月。太后母瀛國徐夫人夢見后來歸。相與言上而哭。形容舉止如平生。明日亟表聞。時上體不安。念寇禍宮中常蔬食。瀛國勸天子解菜以慰先后意。上省表爲感慟。映懿安后居慈慶宮。當大行末命。折逆奄之謀。一言而定策。皇弟上進見。必盡臣子之敬。十四年。刑給事中周鼎請上后徽號。上以舉大典費不貲。且疑周鼎必有所受指。下之理尋釋之。后嘗語周后曰。外人傳南遷。此必周延儒誤皇叔也。因歷言周過失。后以聞。上初怒。欲詰語所從。恐傷皇嫂心乃已。

太子性仁弱。年十歲行冠禮。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旣講學。出居端敬殿。上手書講官稱先生。餘官稱官名。諸臣進講章。上親加刪正。太子於經籍。多宮中所誦習。書法尤工。憑几操銀管若飛。書成導以朱籐。一腰玉大璫。隨後左右用黃封捧之。送內閣點定。旣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有所誅賞處分。引之共視。教以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上七子。太子之母弟次爲懷隱王。三年。上命輔臣成基命封懷隱王。捧冊行禮。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壯大年與鈞。田貴人出

也。皇五子六子亦田出而薨。當上之責李武清以藏錮也。瀛國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昇、引大體爭弗聽。既五皇子遇疾，慈聖馮身語，頗以薄其家爲恨。上大悔，歎息以我故害此兒，其薨也，諡之曰儒孝通至顯，應悼靈王，識哀也。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皇七子薨，葬懷隱王側。所出莫能詳。上諸女可考者，長公主名徽，其封曰長平，以年將出降矣，用亂故緩。其次幼未封，或曰居昭仁宮，因以名之。初光廟七子，熹宗既贈皇二弟由樸爲齊思王，上卽位，卽用是典以贈皇三兄由楫，而由模居四亦皇兄，尙未及追命，上於十四年六月再念皇六弟皇七弟緣早夭未名，命禮臣補之，祔於齊思王，以致祭禮也。先朝公主之存者五人，瑞安、穆宗女也，榮昌、神宗長女，王皇后出也，寧德、遂寧、樂安、光宗女也，瑞安於神宗爲皇五妹，以萬歷九年婚。上十六年猶爲其子萬洪祚乞恩澤。駙馬萬煒子夫婦白首無恙。榮昌則都尉楊春元沒於神廟之世，公主孤嫠高行，上深重之。光廟十女，自懷淑公主下，五皇女皆蚤世。按實錄萬歷三十二年五月，皇太子淑薨，在嘉廟時備考，皇太子第二第三女皆以三十四年生，踰年先後薨，同祔葬。又三十六年，皇太子第四女生，名徽，三十七年薨，第五女無明文備考。故天啓六年詔書以寧德六公主爲皇長妹，遂寧七公主亦以同日婚，皆傳懿妃出。駙馬劉有福尙寧德齊贊元尙遂寧樂安出自李康妃，卽移宮時所稱皇八妹也。及上時始封，既而遂寧樂安先後沒，惟寧德獨在上。又追念皇妹十公主幼殤未名，命祔祭於懷淑，一如皇弟禮。而九公主未聞。詩曰：終鮮兄弟，維予二人。又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上仰遵三朝慈孝，以敦睦九族，故於諸王及姑姊妹篤親親之恩焉。

上之擇將相而不效也。臨朝太息曰：不如還用我家世臣。當案誅崔魏時，廷臣污染者衆，列侯中惟有豐城李承祚，它無所聞。踰年，上以增減勅書事，幾殺長山相，其事本由惠安顧張慶臻，得勿窮治。烏程柄國，朋黨大作，撫寧誠意，各以所附爲異同。上頗悉其狀，中加譴怒，而卒並收之。上豈一日忘勳臣哉？按祖宗朝，公侯伯以三等制爵，遜國革除，中興繼絕，累聖以來，曰勳曰戚，皆十世是宥。然有元功肺腑子孫，降爲萌隸，而濫恩僭賞，其苗裔幸有存者，爰自草昧迄於末造，以列數諸侯之策開國，大封者七公，次封者二公，積功進封者四公，其二公坐事誅。績溪民李世選，韓國善長十世孫也。當高帝時，驍馬都尉李祺坐父書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見主。復其故爵，故世選於崇禎初年具奏，上親加辨驗，以勅中胡惟庸爲容李祺爲棋，且善長死，以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勅云仲春與實錄及奸黨錄事跡不合，世選下獄，論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請宥之，乃釋。按其龍封紙墨鉗記，嚴重久遠，非民間倉卒所能爲。豈高皇聊塞主請，故爲錯誤，以開疑案，其真僞卒莫能辨也。司寇鄭三俊批其贖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科臣清服其言，爲至當。初，獻此獄者，案妄假敕書律，世選長繫。二公前過不得代，九年八月，鄧國公十世孫一公世侯論死，無論功臣將公主肺腑之謂何，嗚呼過矣。

四公紹而降爵，一公奪，二公隨父除。今見公一曰魏國徐宏基。宏基以宏光元靖難大封者二公，追命而世者一公，積功進封者二公，其一公失律除。今見公四曰成國朱純臣，十四年純臣以上命相，視孝陵有糾。定國徐允禎，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已故定國公徐黔國沐天波，按天波父啟元，以事與撫英國張惟賢，六年六月，惟賢卒，又景皇帝以功封者二公，一公坐事誅，一公世侯。此所謂十九公也。魏國黔國，卽重地爲世守。英國惟賢，三朝顧命，以篤老賜告，故用其子世澤掌環列之尹，而允禎居左軍與國議，純臣進太傅。

首百僚常兼領天子之禁軍。上特優恩禮。爲功臣表率。吳少司馬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往牒文中。曾從北征。盡行誅奪。是開國功臣之絕系而不錄者。不獨於侯伯也。開國而侯者三十人。其三人進爲公。次以功封者二十四人。其一人進爲公而世侯。又歸命而侯者四人。或放或徙。遜國二侯除。餘五十侯皆無後。今見侯一曰武定郭培民。靖難而侯者十有八人。一侯進爲公。二侯世伯。三侯不世。有遺恩。凡不世者。皆加恩視此。餘六侯無後。今見侯六。曰秦寧陳延祚。武安鄭之俊。永康徐錫登。隆平張拱薇。豐城李開先。鎮遠顧肇迹。靖難後。以他功而侯者七人。歸命而侯者一人。二侯世伯。一侯不世。一侯無後。今見侯四。曰西寧宋裕德。安遠柳祚昌。陽武薛濂。恭順吳惟英。列聖所封者。英宗一人。今見侯定西蔣惟恭。惟恭卒。其子秉忠襲。景皇帝以功封者五人。由靖難伯進封者一人。一侯進爲公而誅。崇禎九年。宣武衛忠國公裔孫石國請效用。一侯不世。一侯進爲公而世侯。一侯世伯。一侯無後。今見侯二。曰保定梁世勳。撫寧朱國弼。英宗復辟後三人。其一侯世伯。一侯不世。一侯以奪門封伯。再進侯。幸不除。今見侯懷寧孫維藩。武宗一人。坐罪奪。世宗繼絕而侯者四人。皆以開國公降封。今見侯懷遠常延齡。臨淮李宏濟。宏濟卒。其子祖述新襲封。國難時守城。變後入南中。有旨切責。定遠鄧文明。靈壁湯國祚。延齡上特還其金臺賜第。念開平首功也。前後十九侯者。安遠。鎮遠。以職事在南。恭順代純。臣掌禁兵。臨淮當鳳陵警急時。方任操江。禦寇永康。西寧被宿衛。撫寧因言事奪爵。撫寧在熹宗時。參魏忠賢。在上貫過錄用。俾出鎮淮陽。領漕運總兵。以兼調兵食。其十有三侯奉朝請。開國四伯。一伯自殺。二伯係歸命除。今繼絕而存者。誠

意伯劉孔昭。孔昭受烏程指參倪文正元璫者也。在南中援徐中山靖難十七伯。一伯再進封爲公。二伯爲中書左丞例。思入閣輿論不可。馬相亦以爲嫌。乃止。靖難伯。進爲侯而世伯。三伯不世。其四伯無後。今見伯十。曰成安郭祚永。興安徐繼本。襄城李國楨。新寧譚宏業。應城孫廷勳。平江陳治安。成山王道蔭。安鄉張光燦。遂安陳秉衡。忻城趙之龍。靖難後。以它功而封者十一伯。歸命者一伯。其二伯進爲世侯。二伯進爲侯而世伯。三伯不世。又三伯無後。今見伯二。廣寧劉嗣恩。武進朱自洪。列聖所封者。仁宗五人。其三伯不世。一伯進爲世侯。今見伯一。清平吳遵周。宣宗五人。其三伯不世。一伯無後。今見伯一。崇信費尙楫。英宗九人。其一伯進爲世侯。五伯不世。二伯無後。今見伯一。靖遠王永恩。景皇帝七人。其二伯進爲侯。一伯累進爲公。而皆絕。一伯進爲世侯。一伯無子。支庶乞餘恩。今見伯二。南和方一元。南寧毛懋龍。英宗復辟後十四人。一伯進爲世侯。一伯侯而世伯。其四伯不世。又四伯無後。今見伯六。曰宣城衛時春。故以奪門封者也。餘它功封而存者。彰武楊崇猷。武平陳世恩。世恩卒。子又賢。封。豐潤曹匡治。懷柔施兆麟。東寧焦夢熊。憲宗八人。其二伯不世。三伯無後。今見伯三。曰寧晉劉光溥。伏羌毛鳳翀。武靖趙邦鎮。武宗十二人。一人進爲侯而誅。餘非其正皆奪。世宗二人。一人以方士免。今見伯一。新建王先通。王文成之曾孫王先進。襲爵後無子。應立其次子先達之子業宏。王司馬業浩者。文成父。鼎元華之後也。主異議。另推先通爲嗣。蓋文成長子。正億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後業浩詭稱先達爲乞養。非王氏。故業宏不得立。又遍賄五府諸公侯。竟以先通嗣。業宏不平。上書忿爭下獄。後國變。先通被殺。業宏乃以免。神宗一人。今見伯寧遠李遵祖。九年四月有旨。寧遠許襲封。十年八月遵祖襲爵。熹宗亦有封者。非其正故亦奪。前後二十九伯者。東寧成安南和職事在南。宣城以

下九伯備宿衛忻城奉命守南京誠意治水軍辦寇上爲之裁文臣以專任江防襄城父守錡世典禁兵服勞於上者將十載國禎繼之負才見知踰越大父行代惟英以嗣掌先職在事寄爲尤重其十有四伯奉朝請上所自封四人十七年三月四日手詔封吳三桂平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皆親自臨定賜宴行封在外者軍中卽拜上早年數有意封賞特以諸將班資已峻遽開茅土卽功成後何以復加及其季也柄移勢去不得已而授之在名器則已輕於駕馭爲非算嗚呼始自太祖吳元年封從起者二公而帝業以成河山帶礪白馬之盟陵夷至於斯極君子觀盛衰始終之變可勝嘆哉恩澤外戚當上時有三侯武清李誠銘孝定太后慈聖之姪慈聖神宗母也誠銘之孽子國臣訐其兄國瑞致病死國瑞娶於新樂上甚憐之故又侯其子存善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有旨李存善准襲武清侯爵李國瑞追贈武清侯博平郭振明光宗孝元貞皇后之父熹宗初封伯四年加恩進侯新樂劉效祖上所生孝純皇太后弟也於上爲元舅父應元早世母徐八十無恙效祖死子文炳嗣封徐氏懲於武清分其貲於次子繼祖次孫文耀故三家爲睦伯五人彭城張光祖惠安張慶臻封自長陵昭皇后之二弟蓋數傳矣最久當世宗以壽寧故裁抑外戚會昌以下一公四侯九伯皆除獨昭皇后家用軍功不廢自此三朝世宗封昌化以祖母玉田以母泰和安平以孝潔孝烈兩后而穆宗以孝恪杜太后封慶都莊皇后封德平神聖后父封固安神祖則武清爲慈聖父永年爲后父此九家者寢微惟武清進爲侯獨著仁聖后父固安伯陳景行卒其孫陳承恩請襲時慈聖父李偉卒上已准其子李文

全襲矣。當承恩請上以文全爲皇太后弟。而承恩係景行之孫。難與爲比。乃以爲都督同知。○萬歷十一年。贈慈聖父李偉爲安國公。後上贈孝純父劉應元爲瀛國公。即用此例。○萬歷七年。封后父王偉爲永年伯。偉卒。其熹宗初。與博平同拜者。又有永寧王天瑞。天瑞子長錫。降等仍伯。新城王昇。二伯永寧。以孝子王棟襲封。

靖皇太后封新城。以孝和皇太后封慶德。二陵所生母后家也。天瑞之子長錫。昇之子國興。及上世再得

紹封。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而太康張國紀以懿安故見重。其爲人亦賢。當事急時。出萬金以助軍興。優詔

進侯。其恩獎卽嘉定弗及也。十六年。張國紀并其弟國祚捐貲固守河北。嘉定伯奎。家本醫也。年五十始貴。目偏盲。篤厚無它

長。長子鑑出自后之前母。奎從容請異日擇於鏡若鉉者一人爲後。后弗許。田宏遇怙貴妃寵。數驕恣不

法。或曰。妃非田氏子。西宮袁其父祐。微也。然獲退謹稱。袁祐常以坐門盤詰功。崇信伯費天澤奏之。加升一級。後以田宏遇比例。再乞恩。兵部以宏遇運糧

守城有勞。不得以此爲例。不許。上數戒飭田氏。貴人亦以此小被譴。后爲謝乃解。宏遇顧先亂得病亡。視嘉定爲正終。幸

矣。駙馬都尉自侯拱辰後。拱辰尙壽陽長公。妹以王昺萬煒爲長。昺以救劉光復。故觸神宗怒。押羈原籍。時主爲神宗皇四妹。以王昺萬煒爲長。公主已亡。史不載其何封。○偉尙瑞安公。

主。昺好與賢士大夫游。嘗以直諫拂上指。奪職爲民。顧侍郎錫疇以救昺獲罪。煒嘗以親臣侍經筵。上每

文華進講。煒帶刀入直。鬚眉盡白。而有少容。曲沃相之南征也。受命以太牢告廟。年七十餘矣。其次爲冉

興讓。興讓尙神宗第七女壽寧公主。出自鄭貴妃。釐降後。神祖命壽寧主五日一來朝。其恩寵異于它壻。

洛陽失守。上命興讓同太監王裕民。科臣葉高標。齎銀二萬兩。唁福世子於河北。外有坤寧宮四千兩。承乾宮三千兩。翊坤宮三

千兩。慈慶宮懿安皇后一千兩。慈寧宮皇祖宣懿康昭妃及皇考孝溫定懿妃各銀五百兩。時壽寧已亡。因其同母探神祖之意。以慰哀遣使。所以重

骨肉也。鞏都尉永固好讀書，負才氣，與齊贊元所尚主皆亡。宏光時，奉齊贊元流，上多鞏之才，密取太子屬之，叩頭言親臣不藏甲，難以空手擁護，乃相顧流涕。鞏永固疏補建文議，上召閣臣議曰：「此事列聖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必竟是一家，會有警信乃已。」劉有福緣寧德出入禁中，居平時獨擅光寵，嘗一至彰德慰周王，從騎不戢，爲有司所奏，其爲人美容止，自修飾不失爲主壻而已。嗟乎！祖宗朝優恩勳戚，不假事任，雖以之防杜驕盈，保全者衆，在諸臣雅自菲薄，不克有所建明，迨夫搶攘之中，主上拊髀親賢，分憂共恤，右班官數十人止有襄城誠意二三輩請自試，而太康傾家佐軍，它如劉新樂、鞏都尉，詎不憂憤填膺，終至短長莫效。夫豈乏才？禁令使之然也。斯於立法初意，然乎否耶？上所任五十相，卽位初勸進者多，絀吏議甌卜者，或濫廷推，蒲州定國是，而幹略無聞，高陽當巖關，而密勿莫預，君心之所嚮，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興、烏程之釁起，宜興初望止於一推，諸君子持之太過，體仁在上，前言多傾險，大臣宜以朝廷大體從容執奏，俾體仁與謙益俱罷，主上未必不悟。迺冢臣永光權譎兩端，輔臣標龍錫苦心引救，不能明言兩人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由今思之，體仁用而天下亂，未必謙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謙益之爲人也才而踈，其才也可以有爲，踈也亦易於僨敗。體仁腹心陰沈，大有以過人跡，其所爲宜與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欺而體仁未嘗不詐，韓城驚而體仁險鷲過之，用事八年，致寇難日深，勦撫機宜盡失，其後諸人踵得罪而已獨免。果摻何術而得此？彼蓋挾其私智，上以彌縫主心，中以諉避事任，下以錮蔽人才，一相之禮貌全，身家固，而萬事潰決不可收。

矣。語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人主之芒刃，不可一日而頓也。自神祖不視朝二十載，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與臺諫以相持。宦寺乘之以馴致崔魏之禍，迨主上誅鋤大奸，虛懷側席，不幸老成忠厚，半磨滅於逆奄之手。新進蠡起，頗欲借正論以挾持人主，而自詡功名，體仁乘上之疑，持私說以險詖惑亂天下，雜然起與之爭。上既信其孤立，又恐難於獨任，則縱言者搏擊以觀之，冀得中收其用，而黨禍遂不可解。舉軍國大計，無一關大臣小臣之心，閒取得失功罪，撓而入於恩仇之中，俾主上爲之彷徨疑誤，莫適所從，兼以恩任事者之心，而抵于敗，故曰：國家之禍，宰相與臺諫爲之也。當宜與烏程共執政，草澤易以湔除，兩相漫弗之省，宜興去而寇患始棘，又經烏程之戀權偷貴，釀禍而不決策者累年，武陵受之無所諉，以至於斃，則當國之解免，不待智者謂其難，宜興家居本佚樂，自以上必思之，身閒既久，亦不得已於一出，中外知其必出，說之以盡反烏程之所爲，故其復相也，蠲租起廢，清獄肆赦，罷內操及諸鎮監軍，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心，然必取當世所急者，一爲縣官盡力，迺可身與名而兩全，顧宜興不知，爲宜興謀者亦不知也。上自念搢搢然焦勞宵旰而不効，姑取天下事付之宜興，以小自弛易。延儒至京，上親賜宴，退入宮，欣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皆行。○壬午元旦，皇極殿朝賀畢，上召閣臣前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聖躬轉而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諸臣跪謝不敢當。上曰：先生云：朝士樂其寬而幸其專，爭欲狎驪龍之睡以行所欲，故雖中原靡潰，輒交口而誦相公，以拭目太平。宰相與臺諫之勢合，而變隙生矣。同宜興再召者，有江夏賀逢聖，上賀之